

卷四

書名 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目二卷
 正德元年刊本
 撰者 明 丘濬 撰
 卷 卷四
 內容分類 子-儒家-議論經濟-明
 索書號 大木-總類-政論-諸子-45
 編號 C44918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491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總類-政論-諸子-45](#)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目二卷 正德元年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朝廷

總論朝廷之政

臣按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格物致知之要既有所謂審治體者矣而此治國平天下之要又有正朝廷而總論朝廷之政何也蓋前之所審者治平之體言其理也此之所論者治平之政言其事也一主於知一主於行蓋必知於前而後能行於後後

大學衍義補卷第四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朝廷

廣陳言之路

書益稷帝曰來禹汝亦昌言

蔡沈曰昌言盛德之言

陳櫟曰舜禹好善之心無窮當時昌言滿前舜猶
渴聞不倦方使禹亦如臯陶之昌言此舜好善無
窮之心也

臣按帝舜以臯陶既陳知人安民之謨因呼禹



使陳其善言。此可見聖人之心未嘗自聖。世雖已治而猶有願治之心。言雖畢陳而恒有渴聞之念。此帝世所以君無失德事無過舉而民無失所者歟。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

蔡沈曰。違戾也。言我有違戾於道爾當弼正其失。爾無面諛以為是而背毀以為非。

呂祖謙曰。舜非有慊而畏人之後言。非容受未至而致人之後言。禹又非欺君而為面是背非者。聖人畏敬無已。惟恐過之不聞。言之不盡。故其求之

之切如此。

臣按帝舜之德有虞之治萬世不可加焉者也。舜之所行豈有背於道者哉。而猶求臣下之弼正。尤恐其面前或相從順而既退之後又復有言也。後世人主無帝舜萬分之一。已有過失。惟恐臣下之有言。一有面折廷諍者。斥責輒加之。寧受人之面諛而不恤人之背言。此其過惡所以益彰而治効所以不古若歟。

中庸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朱熹曰。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邇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

孟子曰。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

朱熹曰。禹拜昌言。蓋不待有過而能屈已。以受天下之善。舜之所為。又有大於禹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為私也。已未善。則無所係吝。而舍己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強而取之於已。此善與人同之目也。

臣按。聖人之所以為聖者。以其生稟聰明。能知人之所不能知。備有衆善。能有人之所不能有者也。帝舜不恃其知。而好問察於衆人。舍己之善。而樂取善於衆人。是蓋能以天下之知為知。衆人之善為善者也。惟其知衆人之知。是故其知

愈大有衆人之善是故其善愈備知大而善備此聖人所以益聖而舜所以為百王之盛帝也

書胤征曰每歲孟春道人宣令以木鐸金口木舌施

器徇于路官以職師言以道相規親正人君工工百執

藝事技藝之事以諫其或不恭不能規諫邦有常刑

臣按三代盛時人君為治惟恐一行之不或謹

一事之不或舉一臣之或非其人鯁鯁焉以求

誨於其下非徒朝廷之上輔弼之臣朝夕訥誨

隨時規諫而已也又於每歲孟春之月使宣令

之官振木鐸以徇于道路之間使夫官之有職

任者師之有道德者咸相規正胥教誨於其君

焉不特此也於凡百工之人莫不使之執其技

藝之事以諫諍於其君如伶州鳩諫周景王之

匱財罷民匠師慶諫魯莊公之丹楹刻桷是已

蓋百工技藝之事至理存焉理無往而不在故

言無微而可忽也

說命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訥誨以

輔台我德

蔡沈曰此下命說之辭朝夕納誨者無時不進善

言也。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高宗既相，詭處之以師傳之職，而又命之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可謂知所本矣。呂祖謙曰：高宗見道明，故知頃刻不可無賢人之言。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三日雨為霖。

蔡沈曰：高宗托物以喻望說納誨之切。三語雖若一意，然一節深一節也。

王安石曰：作礪使成已，舟楫使濟難，霖雨使澤民。

開也乃心沃朕心

蔡沈曰：啓乃心者，開其心而無隱沃朕心者，既我心而厭飫。

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飲藥而毒謂之瞑眩。厥疾弗瘳，愈也。若蹠弗視地，厥足用傷。

蔡沈曰：弗瞑眩，喻臣之言不苦口也。弗視地，喻我之行無所見也。

王炎曰：已之有失，非說之苦口不能藥。已之不明，非說之開導不能行。

臣按：高宗爰立傳說作相，置諸其左右，未遑他

事首命之以朝夕納誨以輔已德可謂知所本矣置之於左右是欲說無處而不在也誨之於朝夕是欲說無時而不言也望之切至喻之以金之礪川之舟楫大旱之霖雨以見已之必資於相臣之納誨其切有如此者然猶以物為比也至若譬之以苦口之藥蹠足之行則又以身之所病足之所傷者為喻其望於說者益切矣然猶以形言也至其所謂啓心沃心之言是欲君臣之間心心相契有如土壤之焦而受江河之潤其漸涵浸漬而入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矣高宗求誨於相臣其切如此此其所以嘉靖殷邦而為三代之令王也歟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也誰也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蔡沈曰木從繩喻後從諫明諫之決不可不受也然高宗當求受言於已不必責進言於臣君果從諫臣雖不命猶且承之况命之如此誰敢不敬順其美命乎

臣按此乃傳說答高宗納誨之命言之也先儒有言從諫者人君作聖之功人臣進言之機也

高宗欲資之於人。故以納誨責其臣。傳說使反求諸已。故以從諫之道望其君。納誨者。相臣之職。從諫者。人君之道也。

王曰。旨哉。詭乃言。惟服也。行也。乃不良于言。予聞于行。蔡沈曰。古人於飲食之美者。必以旨言之。蓋有味其言也。高宗贊美詭之所言。謂可服行。使汝不善於言。則我無所聞而行之也。

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罪也蔡沈曰。高宗方味說之所言。而說以為得於耳者。

非難行於身者為難。王忱信之亦不為難。信可合。成湯之成德。說於是而猶有所不言。則有其罪矣。

臣按高宗望傳說以有言而說。勸高宗以力行。說之意以為王能行而說不言。則咎在說。說已言而王不行。則咎在王不在說也。嗚呼。若高宗者可謂切於求諫。而傳說者可謂忠於事君者矣。故備載其君臣相與之辭。以示萬世之法。

詩小雅雨無正其第三章曰。如何昊天。呼天而辟言

法言也不信如彼行邁也。則靡所臻。

蘇軾曰。君子呼天而告之曰。奈何哉。法度之言。王

終莫肯信者。如人恣行而忘反，我不知其所至矣。輔廣曰：法度之言聽而行之，則績效隨見。有所底止，今既不聽法度之言，則如猖狂妄行者，亦將何所底至哉？

其四章曰：戎也成不退，亂也成不遂，曾我也替御也。近侍憺憺，憂日瘳也。凡百君子，莫肯用訊也。聽言則答，諂官則退。

朱熹曰：言兵寇已成而王之為惡不退，饑饉已成而王之遷善不遂，使我替御之臣憂之而慘慘日瘳也。凡百君子莫肯以是告王者，雖王有問而欲

聽其言則亦答之而已，不敢盡言也。一有諂言及已則皆退而離君，莫肯夙夜朝夕於王矣。其意若曰：王雖不善而君臣之義豈可若是無憂乎？

朱善曰：聽言則答，謂告君不盡其誠也。諂言則退，謂引身遠避其禍也。斯人也，愛君不如愛身之厚，憂國不如憂家之深，其自為計則得矣，而以君臣之大義責之，能無愧乎？

其五章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瘳也。病疴也。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朱熹曰：言之忠者，當世之所謂不能言者也。故非

但出諸口而適以瘁其躬佞人之言當世所謂能
言者也故巧好其言如水之流無所凝滯而使其
身處於安樂之地蓋亂世昏主惡忠言而好諛佞
類如此

臣按此詩先儒謂正大夫離居之後替御之臣
若今之在君左右而不得盡言親見當時之為
公卿大夫者可以言而不肯言而為之君者非
徒不責其言有所言者反以之為病言繞出諸
口罪已如其身彼夫緘默以保祿位者當言者
不能直言不當言者乃巧為之辭論以取容自

處其身於安佚之地其自為計則得矣如吾君
何此詩所以作也人君居清閑之燕試因詩言
以察時事反而求諸朝廷之間臣僚之內其肯
盡言為國者誰歟詩所謂聽言則答諧言則退
無乃今日臣僚中亦有類此者歟所謂哀哉不
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
俾躬處休在吾今日亦有此等情態否歟吾之
臣子無乃亦有出言以為病而受禍患者歟其
間亦或有不肯出言而自處其身於休逸之地
者歟凡其終日亶亶於吾殿陛之前得於聞聽

者安知其所以應對承順者非詩人所謂巧言如流者歟有一於此則必反其所為使凡內而

朝臣無壅蔽之患而宗社免危亡之禍矣
大雅板之篇曰先民古之賢人也有言詢于芻蕘者誠以淺近之言至理存焉不可以其淺近而忽之也予以乘薪之夫而其言猶在所不棄况公卿百執事

桑柔第十章曰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忌畏

朱熹曰聖人炳於幾先所視而言者無遠而不察愚人不知禍之將至而反狂以喜今用事者蓋如此我非不能言也如此畏忌何哉言王暴虐人不敢諫也

臣按禍亂之至必有幾先苟有智慮者皆能知之於未形之先人君容受直言彼有見者皆得以言之於上使其知所以豫備而早防之則禍亂不作矣為人上者其尚毋使一世之人畏忌

而不敢言哉。孟子曰：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吁！不仁而可與言，尚免亡敗之禍，况未至於不仁者哉。

左傳襄公十四年，師曠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

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卿使師保之，勿使過度。

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支子大夫有貳

宗，宗子之副貳者士有朋友，庶人工商，早錄牧圉，皆有親暱

以相輔佐也。善則常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

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補其愆過察察其得失其政

史為書，謂太史君瞽為詩，工樂誦箴諫，大夫規誨士

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道人以

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

是乎有之。諫失常也。有道人徇路之事天之愛民甚矣，豈其

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

矣。

臣按師曠始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

使失性。終曰：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

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由是言觀之，可

見人之生也。雖有貴賤，皆稟天地之性。然人人

不能皆循其所固有，而或至於失之，是以上天

於衆人之中立其一人以為萬民之牧使不失其性焉非固假是崇高富貴之位以畀之使其恣肆於民上以快其所欲也若然則是棄天地之性矣天意豈若是哉是以受天命居民上者兢兢業業惟民失其性是懼孜孜汲汲以求善言隨時隨處而資規誨箴諫之益惟恐廢天地生人之性負天命立君之意悖上天變民之心國語周厲王嘗國人誘王王怒德衛巫衛國使監祭誘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以目相視而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

鄣也防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

民亦如之是故為川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烈士獻詩詩以警者無目獻典

樂典史掌書獻書師小師箴箴刺失膠無眸子賦公

士所獻矇有眸子而誦箴歌諷誦百工諫百工各執

諫庶人傳語庶人卑不能直達近臣盡規盡其規正

親戚補察父兄宗屬鼓樂師史大史教誨者艾脩之

耆艾老者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臣按召公之所以為厲王告者是即三代之盛王

所以求言納諫之實迹也三代之王未必人人

皆賢聖也。而其所以為治。後世輒推之。以為不可及者。誠以當是之時。人人得言。左右前後。無非敢言之人。詞章曲藝。無非規正之具。善則勸之以必行。否則沮之而必止。幾方萌而已。過過不著而外聞。是以政無悖事。國無謗言。而天下享和平之治。有以也夫。

漢文帝二年。詔曰。朕聞之。天生民。為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以戒不治。廼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于天。災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于一人。

惟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苟以啓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

臣按此後世人主因災異求言之始。自文帝因日食下此詔。後凡遇日食。與夫地震。山崩水旱。疾疫之類。皆下詔求言。遂為故事。此亦人君克謹天戒之一端。天下國家之事。每因災害。皆許人指言得失。則人君時時得以聞過失。與其知見之所不及。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則天下國家

其有不治也哉

文帝每朝即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采之未嘗不稱善

臣按三代以下稱帝王之賢者文帝也帝之善政非止一端而好言納諫尤其盛德焉後世入主於封章之入固有未嘗一經目者必敢犯其行輦而欲其止而受之乎可用者未必肯用不可用者輒加之罪心知其善而口非之者亦有矣况本不善而稱其善乎吁若文帝者可謂百世帝王之師矣

帝又嘗下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詆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

胡寅曰詆言令之始設也必謂其搖民惑衆有姦宄賊亂之意及其失也則暴君權臣假此名以警懼中外塞言路也故賈誼論奏曰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詆言夫忠臣為上盡忠深計其言必剴切君身探未然之事陳危亡之戒不止於近在目前者自小人觀之曰是特揚君過以責直其

未然之事。危亡之形。汝安得知之。始誹謗。誣言耳。此策既行。使中外之人。鉗口結舌。人君不聞其過。淪於危亡。而不悟。夫既以忠諫深計。為誹謗。誣言。則指鹿為馬。指野鳥為鸞。蝗生則曰不食嘉穀。歲饑則曰路無餓殍。凡賢否是非。治亂得失。一切反。理。說道。倒言。而送說之。欺惑世主。使淪於危亡。其罪。豈特誹謗之比。其為誣也。不亦大乎。嗚呼。文帝。除此。令其享國長世。宜哉。

臣按秦法有誹謗誣言之禁。至是文帝始除之。吁。文帝既除之矣。後世人臣上言。而乃猶坐以

誹謗誣言之罪。何哉。是襲亡秦之迹也。

十五年詔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四極之內。舟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比善戮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楸。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並建豪英。以為官師。為諫爭。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今朕獲執天下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帥其志。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

諫者各有人數將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于朝親諭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求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萬民之休利著之于篇朕親覽焉

臣按此後世人主發策策士求言之始自文帝下此詔後後世臨軒策士蓋本諸此是亦人主求言之一端也然惟應故事而已求其真能明國家之大體通人事之始終及能直言極諫疏君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如此

詔者蓋鮮矣萬一有之能聽納其言而見之於施行者尤為鮮焉甚者反因其言之切直而黜退之如唐文宗之於劉蕡者焉惟宋仁宗時考官以蘇轍對策切直欲黜之仁宗曰朕以直言取人而以直言棄之人其謂我何斯言也可以為後世人主策士求言之法

此因策士求言

唐高祖時孫伏伽詣闕以三事上諫帝大悅因謂裴寂曰隋末無道上下相蒙主則驕矜臣惟諂佞上不聞過下不盡忠至是社稷傾危身死匹夫之守朕撥亂反正念在安人比每虛心接待冀聞讜言然惟李

綱差盡忠款。伏伽可謂誠直。餘人猶踵弊風。俛首而已。豈朕所望哉。

臣按高祖創業之君。故知前代所以致亡之。所謂上下相蒙。主驕矜而臣諂佞。上不聞過。下不盡忠。至使社稷傾危。身死匹夫之手。此數言者。切中末世君臣之弊。讀之使人凜然。有天下國家者。可不念哉。

太宗謂侍臣曰。夫人臣之對帝王。多順旨而不逆。其言以取容。朕今發問。欲聞已過。卿等須言朕愆失。長孫無忌等咸曰。陛下聖化致太平。臣等不見其失。劉洎曰。陛下化高萬古。誠如無忌等言。然頃上書。有不稱旨者。或面加窮詰。無不慙退。非獎進言者之路。帝曰。卿言是也。當為卿改之。

臣按人之常情。少有過失。恒懼人言。稍涉疑似。輒加怪責。况萬乘之君乎。太宗發問。欲知已過。責臣下言其愆失。可以為百世帝王之法矣。厥後繼體之君。高宗亦謂其臣曰。往日侍奉朕下。見五品以上論事。或有仗下面奏。或有進狀論者。終日不絕。豈今時無事。公等何不言也。自今以後。宜數論事。若不能面奏。任答進狀。憲宗亦

謂其臣曰。朕讀貞觀政要。以太宗神武。每有一事。少涉過差。群臣進諫者。往復數四。况朕寡昧。自今每有事。不得中者。卿須十論。不得一二而已。吁。二帝之言。若此。豈非太宗詒謀之善。故其子若孫。得於觀感而興起效法也哉。

太宗問魏徵曰。人主何為而明。何為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昔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上聞。共鯀驩兜。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

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帝曰善。

臣按三代以下。好諫之君。以唐太宗為稱首。陸贄嘗舉以告其君曰。太宗以虛受為治本。以直言為國華。有面折廷諍者。必為霽雷霆之威。而明言獎納。有上封獻議者。必為黜心意之欲。而手敕褒揚。故得有過必知。知而必改。存致雍熙之化。沒齊堯舜之名。此後世人主所當取法者。太宗神采英毅。群臣進見。皆失舉措。太宗知之。每見人奏事。必假以辭色。冀開規諫。嘗謂公卿曰。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苟其君

懷諫自賢其臣阿諛順旨君既失國臣豈能自全如
虞世基等諂事煬帝以保富貴煬帝既弒世基亦誅
公輦宜用為戒事有得失無惜盡言

臣按賈山告漢文帝有曰雷霆之所擊無不摧
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
特雷霆也執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
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
自盡又况於縱欲恣暴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
壓之以重則雖有充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
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社稷危矣

今觀太宗每於臣下奏事而假以辭色使以得
以盡言而無懼蓋有合於賈山之說其視後世
人主恐臣下盡言厲色嚴威以臨之者蓋霄壤
矣中舉末世君臣為戒欲其臣下遇有得失毋
惜盡言其言儆切可為世戒

陸贄言於其君德宗曰古語有之順旨者愛所由來逆
意者惡所從至故人臣皆爭順旨而避逆意非忘家
為國捐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開一
說哉是以哲后興王知其若此求諫如不及納善如
轉圜諒直者嘉之訐犯者義之愚淺者恕之狂誕者

容之仍慮驕汰之易滋而忠實之不聞也於是置敢
諫之鼓植告善之旌垂戒慎之鞞立司過之士猶懼
其未也又設官制以言為常由是有史為書瞽為詩
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尚恐其怠也每
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而振警之官司相規工
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然非明智不能招
直言非聖德不能求過行招直則其智彌大求過則
其德彌光惟衰亂之朝闇惑之主則必諱其過行忿
其直言以阿諛為納忠以諫諍為揚惡怨讟溢於下
國而耳不欲聞腥德達于上天而心不求悟迨乎顛

覆猶未知非情之昏迷乃至於是故明者廣納以成
德闇者獨用而敗身成敗之途千古相襲與敗同轍
者罔不覆與成同軌者罔不昌自當矯夏癸殷辛拒
諫飾非之慝協大禹成湯拜言改過之誠士無賢愚
咸宜錄用言無小大皆務招延固不可有忤逆之嫌
甘辛之忌也夫君人者以衆智為智以衆心為心恒
恐一夫不盡其情一事不得其理孜孜訪訥惟善是
求豈但從諫不忽而已哉乃至求謗言聽輿誦對非
不以下體而不採故英華靡遺芻蕘不以賤品而不
詢故幽隱必達晉文聽輿人之誦而霸業興虞舜設

誹謗之木而帝德廣斯實聖賢之高躅陛下何疾焉
又曰虞舜察邇言故能成聖化晉文聽輿誦故能恢
霸功大雅有詢于芻蕘之言洪範有謀及庶人之義
是則聖賢為理務詢衆心不敢忽細微不敢侮鰥寡
侈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違遜于志者不必
然遂于心者不必否異於人者不必是同於衆者不
必非辭拙而效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
是皆考之以實慮之以終其用無他惟善所在則可
以盡天下之理見天下之心臣每讀史書見亂多治
少因懷感歎嘗試思之竊謂為下者莫不願忠為上

者莫不求治然而下每苦上之不治上每苦下之不
忠若是者何兩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
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
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
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恥聞過騁辨給術聰
明厲威嚴恣彊懷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
慙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勝必其於佞辭上恥過
必忌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
不聞矣上騁辨給必勦說而折人以言上術聰明必
臆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

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懷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懼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申矣。夫以區域之廣大。生靈之衆多。宮闕之重深。高卑之限隔。自黎獻而上。獲覩至尊之光景者。踰億兆而無一焉。就獲覩之中。得接言議者。又千萬無一。幸而得接者。猶有九弊。居其間則上下之情所通鮮矣。

臣按後世人臣之善諫其君者。無如贊贊之此。疏論人君聽言納諫其君者。餘蘊矣。臣謹詳載于篇。伏觀其篇末。又曰。理亂之戒。前哲備言之。

參安危之效。歷代嘗試之矣。舊典盡在。殷鑒足徵。其於措置施為。在陛下明識所擇耳。伏願廣接下之道。開獎善之門。弘納諫之懷。勵推誠之美。其接下也。待之以禮。煦之以和。虛心以盡其言。端意以詳其理。不禦人以給。不自銜以明。不以先覺為能。不以臆度為智。不形好惡以招諂。不大聲色以示威。又曰。其納諫也。以補過為心。以求過為急。以能改其過為善。以得聞其過為明。故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怨諫者之漏。泄彰我之

能從有一于斯皆為盛德。斯言也。誠萬世人君聽言納諫之龜鑑。臣不復他有所言。請即是以為。

九重獻

宋太祖建隆二年。詔令每月內殿起居百官。以次轉對。並指陳時政得失。事有急切。許非時入閣上章。不候次對。

高宗詔自今後行在百官。日輪一員。面對朕當虛佇以聽其言。

臣按唐人有轉對之制。宋太祖因之。許令百官

以次轉對。遂為一代之法。終宋之世。君得以其臣。臣得以近其君。言論之間。得以相接。上下之情。得以交通。非惟得以周知天下之事。下民之情。而凡臣下才器之高下。學識之淺深。心術之邪正。亦終於是得以見焉。

哲宗初即位。首召司馬光。至告其君曰。周易天地交則為泰。不交則為否。君父天也。臣民地也。是故君降心以訪問。臣竭誠以獻替。則庶政脩治。邦家又安。君惡逆耳之言。臣營便身之計。則下情壅蔽。衆心離叛。近言士大夫。以偷合苟容為智。危言正論為狂。是致

下情蔽而不上通。上息壅而不下達。閭閻愁苦。痛心疾首。而上不得知。明主憂勤。宵衣旰食。而下無所訴。公私兩困。盜賊以繁。猶賴上帝垂休。歲不大饑。祖宗貽謀。人無異志。不然。則天下之勢。可不為之寒心乎。臣愚以為今日所宜先者。莫若明下詔書。廣開言路。不以有官無官之人。應有知朝政闕失及民間疾苦者。並許進實封狀。盡情極言。在京則於鼓院投下。晝時進入。在外則於州軍投下。附遞奏聞。皆不得取責。副本。彊有抑退。陛下於聽政之暇。略賜省察。其義理精當者。即施行其言。而顯擢其人。其次取其所長。捨其所短。其狂愚鄙陋。無可采取者。報聞罷去。亦不加罪。如此。則嘉言日進。群情無隱。陛下雖深居九重。四海之事。如指諸掌。舉措施為。惟其所欲。乃治安之原。太平之基也。群臣若有沮難者。其人必有姦惡。畏人指陳。專欲壅蔽聰明。此不可不察。

臣按。哲宗初政。召司馬光于洛。問光所當先者。光首上此疏。且以謂治安之原。太平之基。在此。臣竊以謂光之此疏。非獨當時人君所當知。實萬世人君所當知者也。臣嘗因是而通論之言者。心之聲也。人心有所蘊。必假言以發之。帝王

莫如堯。堯以言為試人之則。聖賢莫如孔子。孔子以言為知人之本。是則言之為言。其所關係之大。有如此者。是以自古帝王。既自謹其所言。尤必求人之言。以為已助。因人之言。以為已鑑。聞則拜之。聽則納之。卑辭以誘之。厚禮以招之。多方以來之。博問以盡之。和顏悅色以受之。大心宏度以容之。或為之科目。如所謂直言極諫者。或為之設官。如所謂拾遺補闕者。或因災眚而下詔以求。或因患難而責已以訪。或為輪對之制。使人人得以自達。或設登聞之鼓。使事事

得以上聞。無非求天下之言。以成天下之治。以通天下之情。是以陳言而善者。則立賞以勸之。傳曰。興王賞諫臣。是也。當言不言者。則制刑以威之。書曰。臣下不匡。其刑墨。是也。言雖過於訐。直有所不堪忍者。亦容以受之。而不加之以罪。更曰。殺諫臣者。其國必亡。是也。夫如是。則嘉言罔依伏。君德之脩。否朝廷之闕失。臣下之賢佞。民生之休戚。皆因言以達之於上。有以為思患豫防之計。而不至於噬臍無及之悔。則天下國家永無危亡之患矣。昔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

家之患孰為大。對曰：大臣持祿而不極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得上通，此患之大者。嗚呼！患而謂之大，豈非言路不通，其患必至於危亡也哉？是故天下之患，莫大於人君處危亡之地而不自知，人臣知危亡之禍而不敢言。為人上者，誠能廣陳言之路，弘容言之量，言之善者有賞，言之非者無罪，當言而不言者有罰，則大臣不至於持祿，小臣不至於畏罪，而下情上通矣。天下國家又豈有危亡之患哉？故曰：治安之原，太平之基，在此伏惟。

聖明留意

以上廣陳言之路

大學衍義補卷第四



上海圖書館藏

十六

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
圖書室